

后苏联空间： 俄罗斯的战略依托及大国博弈

刘 丹

【内容提要】 后苏联空间是伴随苏联解体出现的一个单独的地缘政治区域，呈现出“一大多小”“一强多弱”结构。在俄罗斯主导下，各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和军事上建立了紧密联系。该地区构成了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和战略发展空间，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区”“传统利益区”和“切身利益区”，对俄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同时美欧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与影响日益增强，极大恶化了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使俄在该地区的政策实施受到掣肘。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积极发展以俄罗斯为主导的依靠独联体、俄白联盟国家、集体安全条约及欧亚经济联盟等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尽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后苏联空间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优先方向这一原则不会改变。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

【关键词】 俄罗斯 后苏联空间 战略依托 大国博弈 独联体

【作者简介】 刘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21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钩沉过往，昔日大国不战而倒，分崩离析，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空间被完全割裂。脱离母体的加盟共和国在构建主权国家的过程中艰难地重塑自我，苏联继承国俄罗斯也在迷茫中寻找自身定位。在漫长的30年中，地区各国和俄罗斯在互动中不断调整彼此关系，以期找到合适的距离与舒适的互动方式。毕竟后苏联国家还不能斩断与俄罗斯的联系而独立发展；俄罗斯亦不能失去地缘周边而傲视全球。

一 后苏联空间：“独”“联”角力 分合两难

如何整体性表述原苏联土地上这些分裂的国家，目前在国际问题研究中还没

有统一的说法,存在“原苏联共和国”“新独立国家”“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近外国家(以区别‘远外国家’,即不曾加入过苏联的国家)”以及“后苏联空间”等多种说法。其中“新独立国家”“近外国家”“后苏联空间”这三个表述最具代表性,并都有其潜在意义。“新独立国家”强调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这一现实逻辑,“近外国家”隐含原帝国中心控制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内涵,而“后苏联空间”则意味着过去统一国家发生的至今仍在持续的一体化过程^①。同时,政治学家对是否应将波罗的海国家视为后苏联空间的一部分仍存在矛盾^②。俄罗斯国内部分学者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具有最原始的欧洲一体化倾向,因此这三个国家不属于后苏联空间范畴^③。

鉴于本文所讨论问题涉及的范围是具有浓厚地缘政治色彩、与俄罗斯关系紧密且受其影响较深的区域,因此,本文认为“后苏联空间”较之其他概念范畴更小,是指原苏联领土上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由其他12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区域。根据后苏联空间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及地理位置,可以作如下划分:东欧板块,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南高加索板块,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亚板块,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由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占优势地位,通常被视为独立范畴^④。

要强调的是,俄罗斯政府官方文件倾向于将后苏联空间称作独联体地区^⑤,这也充分表明俄罗斯希望在该地区扮演主导角色的意图。这两个称呼在地缘范畴上是重合的,只是“独联体地区”更侧重于该地区国家的组织性质和紧密联系,而“后苏联空间”更加强调地缘空间这一整体概念。

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在重建主权国家的激情消退后很快就陷入发展困境

① Вернадский В. И.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ом 1 (67). 2015. №4. С. 41 - 48.

②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是1940年并入苏联的。根据苏联官方说法,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符合当时的国际法。但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西方与会国家拒绝承认这一事实。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并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承认欧亚边界不可变更,等于承认1975年的苏联边界。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没有签署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最终获得独立。

③ Ольга Лебедева,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 2020.

④ Там же.

⑤ “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是由原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进行多边合作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91年12月8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原苏联其他12个加盟共和国都先后加入这一组织。乌克兰没有签署和批准早在1993年通过的独联体宪章,但它是独联体的创始国,多年参与独联体的活动。2005年8月,土库曼斯坦宣布退出独联体,后以联系国身份参与独联体活动。2009年8月18日,格鲁吉亚正式退出独联体。本文在行文中如没有特别强调,“独联体”一般指组织范畴,有时候也是“独联体地区”的简化。“独联体地区”即“后苏联空间”,是指由加入独联体的原苏联12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区域,是地缘政治范畴。即使后来土、格两国退出独联体这一组织,它们在空间上还属于“独联体地区”。

之中。同时，“分家”导致后苏联地区一系列问题凸显，例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领土争端、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归属、中亚地区水资源之争等。1991年12月8日，为文明解决“离婚”问题，“独立国家联合体”得以建立。在此框架内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开始推进并逐步发展。

（一）在独联体框架内重建统一空间

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并非从零开始，各国间还保存着共同的交通基础设施、交通通信网络和能源系统以及历史形成的劳动分工和生产地域配置，绝大部分加工部门被联结在统一的工艺“链条”中。同时，相互依存的技术、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军事设置，以及无障碍的语言沟通都是后苏联空间得以重新整合的优势。于是独联体框架内经济、人文和安全合作很快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构成了全面而宏大的一体化空间。

首先，在经济方面，1993年独联体成员国酝酿签署了《经济联盟条约》，1994年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各国迈出了经济合作的第一步。1995年，独联体一体化最积极的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关税联盟协议》。该协议规定消除三国经济主体合作的壁垒，保证商品自由流动和良性竞争。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于1996年和1999年加入了该协议。

在后期发展中，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如1999年成立的俄白联盟国家、2000年成立的欧亚经济共同体、2015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到2015年8月，欧亚经济联盟有俄、哈、白、亚、吉五个成员国。至此，作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新兴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面积达到2 028多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3.62%，人口超过1.821亿，占世界人口的2.55%^①。2017年和2020年，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观察员国。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和发展标志着后苏联空间的经济一体化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

其次，在人文方面，曾经共存于同一母体的独联体国家在语言、文字、文化传统上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即使苏联解体也无法阻断这种联系。独联体国家在教育、信息、科技、文化、体育、青年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趋于形成共同的人文空间。其一，建立独联体统一高等教育空间。独联体国家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统一教育空间的构想》和《关于跨国教育》等文件，在跨国教育

^① Отчет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2012 – 2015, С. 45. http://eec.eaunion.org/ru/Documents/EEC_ar2015_preview.pdf

领域实行统一教育立法。其二，建立统一信息空间，实行协调的信息政策，在互利基础上保证各国信息空间的合作。成立于1992年的“和平”跨国电视广播公司是后苏联空间信息合作的成功范例，目前，其信号送达包括独联体和周边23个国家，介绍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其三，为进一步加强独联体成员国在科技、文化、体育、青年等领域的合作，成员国经常举办独联体国家科学节、国际青年科学论坛及独联体国家间的国际会议等活动。

再次，安全方面，1992年5月15日，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①，希望通过安全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来规避地缘和安全风险。2001年“9·11”事件后，世界反恐形势日益复杂，后苏联地区安全形势更加严峻，集安条约成员国对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更加重视。2002年5月14日，随着《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的签署，集安条约组织的构建在法律上得以完成。为了抵御对成员国安全的挑战与威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立了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除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后苏联空间还成立了独联体反恐中心。该机构是独联体地区反对恐怖主义的重要机构，在维护地区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独联体建立30年来，虽然后苏联空间在各个领域层次上重新一体化，但是在这个进程中“独”与“联”的角力从未停止。原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及难分彼此的深厚关系阻碍了“独”的进程，“重返过去”的担忧和内外政策的差别则成了“联”的羁绊^②。

（二）后苏联空间的“逆一体化”与“恐俄症”

在叶利钦时代，后苏联空间就已出现逆一体化现象。1997年10月，由乌克兰主导，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四国成立了区域性国际组织“古阿姆集团”。这一集团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减轻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抗衡俄罗斯军事力量、与北约和欧盟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③。这一组织的建立相当于在后苏联空间的黑海—里海地区建立起了同独联体抗衡的另一核心组织。古阿姆集团的形成表明俄罗斯影响力开始下降，独联体内部分裂有所加剧。

集体安全条约签约国也产生了分化。1999年4月，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

^① 1993年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先后加入条约。

^② 郑羽主编：《独联体（1991~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313页。

^③ 参见腾仁：《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国家关系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101页。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六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延长集体安全条约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自动将其有效期延长至下一个五年期限。但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未签署该议定书，乌兹别克斯坦宣布暂时退出该条约。这与当时这些国家恐惧与俄罗斯过于密切的军事联系会损害其国家主权利益有关。

俄罗斯作为独联体实力最强的国家，是推动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主导力量。特别是普京担任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以来，一直强调独联体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俄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独联体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它们担心俄罗斯推动独联体地区一体化客观上是为了联合，主观上是为了控制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其当成俄罗斯的缓冲带。即使到2011年普京提出欧亚联盟的设想、开启加速欧亚一体化的进程的时候，这种“主权让渡”的疑虑仍然存在，甚至“欧亚铁三角”中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有此担忧。卢卡申科在《我们的一体化命运》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性问题，指出“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来说，真正的成功是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建立牢固的邻国关系，这是唯一原则。非如此，无论俄罗斯还是其邻居都无稳定和安全可言。”^①“志同道合的伙伴国不会把联盟建立在不平等关系上，这是公理……正是这样的思想正在汇入我们新的联盟。”^②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欧亚联盟应该是一个建立在平等关系、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侵犯等原则基础上的联合体”^③。可见，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一体化，主权问题都是独联体各国的首要考虑。

2008年8月俄格冲突加深了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和疑虑，独联体国家纷纷通过发展与欧美等大国的关系来平衡俄罗斯的影响。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并没有得到独联体国家的承认。同样，2014年俄罗斯策动克里米亚公投，将其归并入俄的举动引起独联体国家的高度关切，部分独联体国家难以消除对俄的警惕和忧虑，甚至有些国家担心被“芬兰化”^④。乌克兰危机创造了新的政治环境，它不仅在后苏联历史上画了一道线，也在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画了一道线^⑤。在这之后，俄乌关系持续交恶，俄乌外贸额大幅度下降，并无向好迹象。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ашенко, О судьбах нашей интеграции//Известия, 17 октября 2011.

② Там же.

③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Известия, 25 октября 2011.

④ “芬兰化”指的是一个弱小国家近乎无底线地听命于强大邻国的政策，基本上属贬义词。这种关系类似冷战时芬兰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丹麦对纳粹德国也是如此。此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西德，为当时西德的保守派批评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所造的词。

⑤ Сергей Минасян, "Финляндизац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Finlyandizatsiya-postsovetskogo-prostranstva-16590>

乌克兰终于放弃了不结盟地位，毫不犹豫地奔向了北约。

综上所述，30年来，后苏联空间呈现出“独联角力”“分合两难”的态势。这与独立国家寻求自身发展，又无力摆脱原有联系有关。同时，域外国家对后苏联空间介入引起的大国博弈，使后苏联空间地缘环境日趋复杂。

二 大国博弈：后苏联空间的地缘环境

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美欧与俄罗斯有过极其短暂的“蜜月期”，这或许是对苏联解体的某种报偿。此后，美欧依然把俄罗斯当成战略对手，防止其重建“帝国”，对俄罗斯的立场仍以遏制为主。位于欧亚大陆上的后苏联空间，因其带有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备受美欧“青睐”，30年来后者对其染指不断；受美欧影响，部分国家意欲与俄分道扬镳，使俄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荆棘塞途。

（一）俄欧走向对立

早在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就强调自己是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积极融入欧洲。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欧洲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建立新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大欧洲，积极推动和发展俄罗斯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一体化进程，避免被排挤出欧洲或受到孤立，从而有效维护和实现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战略利益。彼时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发展相对比较稳定，欧盟为俄罗斯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贷款和援助，俄欧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甚至俄罗斯对欧盟的“东扩”并没有表现出像“北约东扩”那样强烈的反感，双方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平衡。

2013年底的乌克兰危机引发了俄欧双方的严重对立，随后欧盟对俄罗斯进行旷日持久的制裁。俄欧对立的实质仍然是地缘争夺，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推行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①在后苏联空间的博弈。俄罗斯明确反对“东方伙伴关系计划”，认为这是欧盟在俄罗斯西部和南部边界附近建立自己

^① 欧盟与东部邻国建立东部伙伴关系的倡议最初由波兰和瑞典提出，并在2008年6月的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2009年5月7日，欧盟27国与6个欧亚国家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正式启动了旨在增进双方合作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涉及的6个欧亚国家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该计划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项目，目的在于资助这些国家完善改革，使其运作体系逐步接近欧盟标准，削弱俄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在俄罗斯看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一个地缘政治项目，目的就是使后苏联地区分裂永久化，使俄罗斯的影响力难以在独联体国家施展。

势力范围的一种尝试^①。俄罗斯的目标是防止形成“东方伙伴关系”这样的地缘政治结构，削弱美欧在这个重要地区的影响力；保证西部留有缓冲地带，保障自身安全。

（二）俄美地缘争夺

美国在“9·11”事件后不断扩大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力，中亚五国、独联体内的欧洲国家和南高加索国家无一“漏网”。在中亚方向，“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名进驻中亚，大幅提升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力图将中亚打造为美国反恐战略的重要“支点”。2005年之后，美国又积极推行“大中亚计划”^②，运用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综合手段加大对中亚国家的介入，削弱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妄图重塑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目前，美国对中亚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通过各种传统影响手段和“C5+1”机制在中亚培养了大批亲美精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中表现出的独立自主成分，除本国政治进程因素外，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了美国及西方的影响^③。

中亚是俄罗斯重要的利益空间，在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甚至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俄罗斯与大部分中亚国家都有密切合作。俄罗斯在部分中亚国家设有军事基地具有法理依据。1995年通过的《〈集体安全条约〉缔约国集体安全构想》规定，缔约国军事设施可以部署在其他缔约国境内，俄罗斯负有保卫其他缔约国安全的特殊责任^④。在后苏联空间范围内，俄罗斯与中亚长达30年的一体化融合使俄在中亚占得先机，特别是在安全和防止来自阿富汗毒品走私方面，俄罗斯和中美需要通力合作。受美欧政策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政策呈现出摇摆性，但无法抹杀俄罗斯在这一地区仍占优势。

^① Чего хочет Лукашенко от программы ЕС "Восточ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делов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materik.ru/rubric/detail.php?ID=4690&phrase_id=2789168

^② 由美国学者提出并最终上升为美国政府层面的针对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对外政策构想。2005年8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问题专家斯塔尔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美国与大中亚：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计划（GCAP）》的文章，首次提出了大中亚计划，强调美国的战略目标要求其在大中亚地区建立涉及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多边机制，以阿富汗为立足点，通过共同利益与共同需求将阿富汗与中亚五国及印度、土耳其连接成一个地缘板块，以促进该地区发展和民主改造，帮助美国应对极端主义。该计划很快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美政府官员在国会听证会、政府战略报告等场合和文件中进一步阐述大中亚计划的构想，并争取中亚国家的支持。

^③ 李永全：《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与大国博弈》，载《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

^④ Концепц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 – участ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s://odkb-csto.org/>

在欧洲板块，美国坚信“乌克兰对俄罗斯未来的演变是一个关键性的国家”^①，意图扶植一个亲西方的乌克兰，作为其欧亚大棋局的地缘政治支轴，成为反俄前哨。2004 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8 年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2009 年欧盟启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到其后阻挠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方案，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因俄白两国已结成同盟关系，长期以来，白俄罗斯都受到欧美制裁。微妙的转机于近几年出现，欧美频频向白俄罗斯抛出橄榄枝。美欧担心俄白两个或在联盟国家内部日益融合，可能改变欧洲的力量均衡，因此不遗余力分化瓦解该联盟，防止其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2020 年年初俄白能源纷争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白，许诺“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满足白俄罗斯 100% 的石油需求”^②，颇有“以疏间亲”的味道。然而，2020 年 8 月的白俄大选危机中，欧美借机釜底抽薪，俄罗斯在联盟国家框架内成功助白化解大选危机，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两国关系得以强化。2021 年 9 月，俄白两国就有关联盟国家的所有 28 项合作计划达成一致，并宣布两国开始经济一体化^③。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的俄白联盟国家毫无悬念地“狂飙突进”了。

除此之外，2020 年，摩尔多瓦新任总统马娅·桑杜的外交转向也深受美欧影响。这位新总统为摩尔多瓦选择了欧洲发展路线，不仅在经济问题上，而且在德涅斯特河沿岸问题上都采取了与前总统伊戈尔·多东不同的政策。她的当选使俄摩关系面临进一步复杂化的风险。俄罗斯认为“美国蛮横干涉俄罗斯周边与莫斯科友好国家内政……谋划在摩尔多瓦总统选举后在该国挑起革命”^④。

在高加索板块，美国向格鲁吉亚提供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策动“颜色革命”。2008 年的“八月炮火”极大恶化了俄格关系。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单方面宣布并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在这次事件中，俄罗斯以其行

①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3 页。

② 《美国务卿：美做好准备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彻底保障白俄石油供应》，<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2002011030562851/>

③ 2021 年 9 月，俄白两国就有关联盟国家的所有 28 项合作计划达成一致，并宣布开始两国经济一体化。俄白双方同意奉行共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货币政策。两国计划进一步深化税收和海关关税一体化，并继续推进单一货币、货币监管以及国家支付系统的整合。同时，俄白开始举行年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回应北约在边境地区不断进行的军事挑衅。俄白两国还就敏感的俄能源定价问题达成一致，2022 年俄对白天然气出口价格将继续维持在今年的水平。

④ 《俄对外情报局长：美国谋划在即将举行大选的摩尔多瓦挑起革命》，<http://sputniknews.cn/military/202010201032344417/>

动向世界证明：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的空间，不容他人染指。“世界似乎已经习惯于将俄罗斯视作一个功能失调的躯壳，而入侵格鲁吉亚这一令人震撼的行为表明：俄罗斯已重新成为值得考虑的重要力量。”^① 战争之后，格鲁吉亚宣布退出独联体，美国很快就与其签订了《格鲁吉亚与美国战略伙伴关系宪章》，两国进一步强化了安全防务、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阿塞拜疆则是一个显得比较中立的国家，依靠自己丰富的油气资源，并不特别倾向哪一方。它对独联体任何一体化方案都一如既往地不感兴趣，但也不存特别的敌意；它与美国共同开采石油，在安全和国防领域密切合作。亚美尼亚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方面基本与俄罗斯保持一致的立场，大量生活在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侨民为祖国输入侨汇，这对亚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亚美尼亚也接受了美国的丰厚援助，并在能源开发等领域有所合作。它在俄美影响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三）俄乌背道而驰

从历史和民族渊源上讲，在后苏联空间乌克兰应该是与俄罗斯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甚至连白俄罗斯都无法比拟，而现实情况却令人唏嘘。乌克兰在美欧的影响下，几乎完全脱离了俄罗斯的轨道。

2014年危机后的乌克兰彻底放弃了该国的不结盟地位，把加入北约作为该国的外交目标，并不断强化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政策。随着2014年3月和6月乌克兰与欧盟先后签订了准成员国协定的政治和经济部分^②，俄罗斯已经很难阻止乌克兰西去的步伐。2019年4月，乌克兰终止了《俄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这份签订于1997年的条约是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性文件。

2020年6月12日，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加强型伙伴国地位，乌克兰成为北约第六个加强型特殊伙伴国^③，这引起的俄罗斯的极大关注。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不利于巩固欧洲的安全与稳定^④。北约意识到黑海地区对盟国和乌克兰的重大战

^① [美] 杰弗里·曼科夫：《大国政治的回归——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 乌克兰于2014年3月21日与欧盟签订了准成员国协定的政治部分，6月27日签订了经济部分，规定同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

^③ 2014年北约引入“增强版”伙伴国地位，以便与北约建立更深入、专门的双边关系。此前获得该地位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芬兰、格鲁吉亚、约旦和瑞典。

^④ 《俄白联盟国家国务秘书：白俄大选中未发现违法行为》，<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2008101031937136/>

略意义，不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以防止该地区被俄罗斯“主宰”^①。在俄美黑海博弈中，乌克兰政府声明愿意成为美国在黑海地区的重要盟友之一，希望与美国建立系统性伙伴关系。“乌克兰作为一个区域角色，从本质上已经失去了主观性，已成为外国的地缘政治工具。”^② 黑海地区是俄罗斯与西方争夺和博弈的重要地区，俄罗斯必须要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动克里米亚公投，将其收入囊中。因为克里米亚一旦被北约控制，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将无自由可言，这给俄造成极大安全威胁，这对俄来说性命攸关。

2021年7月12日，普京总统发表万字署名长文《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文章写道：“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真诚地相信并期待双方密切的文化、精神和经济联系会持续下去。然而，事件犹如雪崩一般，渐渐地开始向不同方向发展。”“乌克兰一步步被拖入危险的地缘政治游戏，最终成为了横亘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障碍，成为了西方反对俄罗斯的跳板。”“如今，乌克兰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是乌克兰当局挥霍和浪费了许多代人的成就。”“只有在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中，乌克兰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主权。”^④ 8月2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外交事务》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乌克兰是西方的一部分”，试图与苏联和俄罗斯划清界线。库列巴称，对乌克兰来说，加入北约和欧盟才是当务之急。他还剑指普京此文是不怀好意，是为了“重组原苏联国家”^⑤。

至此，俄乌关系已经陷入严重对立。某种程度上说，乌克兰的西向选择使俄罗斯遭受了最大的地缘政治失败，即使克里米亚回归也无法弥补这一缺憾^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目标是：尽力将乌克兰留在独联体框架内，使乌克兰成为该框架一体化进程的参与者；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持坚决反对态度，这是俄对乌政策红线；在乌俄罗斯族人的安全与发展在俄罗斯考虑之中。无论从历史联结、地缘

① 《北约秘书长：一直调整在黑海的存在，以防该地区被俄罗斯“主宰”》，<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1275959539910495&wfr=spider&for=pc>

② Георгий Мурадов, Черноморски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ызов//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1. 2020.

③ Там же.

④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⑤ 《乌克兰外长回应普京：谁跟你一家人，我是西方的一部分》，<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125598755556761&wfr=spider&for=pc>

⑥ Чернега В. Н. Украинский урок//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 4, 2015 г.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Ukrainskii-urok-17645>

状况还是民族心理上来说，乌克兰都是俄罗斯最后的底线。俄罗斯要保障自己西方有稳固的安全缓冲带，绝不允许乌克兰被纳入西方轨道。这也是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直接对峙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核心国家：俄罗斯后苏联空间政策与实践

如前所述，苏联解体 30 年来，后苏联空间内部“独联角力”“分合两难”，外部环境变幻无常，复杂艰险。在后苏联空间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以及实行何种政策，是俄罗斯面临的重要课题。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演变大致经过了“叶利钦时期”“普京前八年”“‘梅普组合’时期”和“普京第三任期至今”等几个阶段。俄罗斯在其外交理论与实践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对独联体政策体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叶利钦时期：从“甩包袱”到“切身利益区”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内忧外困，即使国土面积仍居世界首位，但已然成了泥足巨人。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它并没有明晰的思路。正如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伊万诺夫所说，苏联政治体制的崩溃是那样突然和急速，以至于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俄罗斯社会，当时都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国家今后发展道路的完整概念，包括其对外政策方针^①。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让俄罗斯举步维艰。困境中的叶利钦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独联体采取“甩包袱”策略。但西方的“口惠而实不至”与北约的持续东扩，使俄罗斯失去了宝贵的地缘战略空间，导致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俄罗斯意识到恢复大国地位需要有足够的地缘支撑，独联体地区就是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战略依托。

1993 年 4 月，《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出台，该文件对独联体进行重新定位，表明了“俄要与独联体国家建立全新的平等互利关系”^②。1995 年 9 月出台的《俄罗斯对独联体成员国战略方针》将独联体地区置于俄“切身利益

^① [俄] 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陈凤翔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 页。

^②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ы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 Н. Ельцина от 23 апреля 1993 г. <https://docviewer.yandex.by>

区”的地位，并强调“加强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主导作用”^①，这标志着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基本战略原则开始形成。俄罗斯开始与独联体各国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但叶利钦时期独联体框架下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发展缓慢，同时还出现了诸如亲西方的“古阿姆联盟”等非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倾向，以及 1999 年 4 月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的逆一体化现象。叶利钦的继任者普京面对的是一个凝聚力不强，整体一体化受挫的独联体。

（二）普京前八年：从“整体一体化”转向“次区域一体化”

新世纪之初的俄罗斯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北约刚刚实现了冷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东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个东欧国家加入；独联体凝聚力不强，整体一体化受挫；国内经济危机深重。普京在内忧外困的形势下，调整了叶利钦时期的外交政策，他转向实用主义方针，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000 年 1 月出台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提出把发展同独联体国家关系、与独联体国家进行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军事安全合作，以及维护独联体成员国边界安全作为确保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之一^②。当年 6 月普京批准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进一步指出，与独联体国家发展符合俄国家安全任务的多边和双边合作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与独联体所有成员国发展睦邻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是重要任务^③。这两份战略文件从安全层面和对外政策层面赋予了独联体特殊而重要的位置，成为普京独联体政策的基石。此后 20 年来，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政策都没有偏离这个总的指导方针。

在此基调下，普京在独联体地区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强化在组织内的主导作用。合作机制方面，多次组织召开独联体国家元首级会议，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明确独联体多边合作的优先方向，通过渐进的方式完善合作机制，并督促检查决议的落实情况。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和多边合作方面，推动 2000 年 10 月 10 日俄、白、哈、塔、吉五国组成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标志着原来的五国关税

^①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курс России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3 сентября 1995 г.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4 января 2000 г.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8 июня 2000 года. <http://docs.cntd.ru/document/901764263>

同盟在合作深度与广度上更进一步。2003年倡导成立俄、白、哈、乌四国统一经济空间，将游离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的乌克兰纳入一体化机制。2000年6月，在独联体框架内“国防部长俱乐部”和“独联体反恐怖主义中心”两个多边军事合作机制开始运作。俄罗斯还与独联体各国签署《独联体人文合作宣言》，加大与成员国人文领域的合作，在文化上加强对独联体的控制。

综上所述，普京前两个任期比叶利钦时期的独联体政策更加务实、明晰。虽然仍有逆一体化的现象，但俄罗斯巩固了其在独联体的地位，这为后来“梅普组合”时期的独联体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梅普组合”时期：政策延伸，细节调整

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接替普京出任总统，普京担任总理，“梅普组合”时期开启。这时，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俄罗斯经济也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俄罗斯与美西方的矛盾持续尖锐。这一时期，梅德韦杰夫依然延续普京前两个任期的独联体外交政策总原则：发展与独联体成员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仍然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①。

2008年8月的俄格冲突后，为增强独联体凝聚力，俄罗斯强化了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加强人文合作；推动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集安组织的建设；有分别地发展独联体各国的双边关系。这一时期在独联体框架内，2011年10月18日，除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之外的独联体成员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标志着独联体地区在整体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战略性突破；《独联体成员国文化领域合作构想》和《2020年前独联体成员国国际青年合作战略》等文件的签署表明成员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在与独联体国家的双边关系上继续与亲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给予好处，并表达不会重复南奥塞梯模式，减少这些国家的疑虑；对于仇俄、远俄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则压制、惩罚。

“梅普组合”时期的独联体政策是普京时期独联体政策的延续。鉴于俄格战争后独联体各国离心倾向加大，该时期更积极促进独联体成员国在人文领域的合作，增强独联体地区的“软实力”的建设。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5 июля 2008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85>

（四）普京第三任期至今：加强主导地位，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

2011年10月3日，普京在《消息报》发表题为《新欧亚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的文章，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当时，俄罗斯经济已经复苏，普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超国家联盟模式，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一极，并成为连接欧洲和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的纽带”^①。这是普京以总统身份重返克里姆林宫前夕发表的俄罗斯外交新学说，同时也含蓄发表了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加强独联体主导地位的宣言。2012年5月，普京开启了其第三任期，其对独联体的外交政策基调不变，一些政策原则再次被强调和强化。

经济上，俄罗斯进一步强化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将深化与成员国合作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②。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并成功扩员，表明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推行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获得了初步成功。同时，俄罗斯主张实质性地发展集安组织，使其转型成为有威信的、多功能的国际组织^③，将集安组织变成欧亚地区确保和平与安全的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

这个阶段，俄罗斯与除乌克兰以外的其他独联体成员国关系发展平稳。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制裁以及与西方关系冷却迫使俄罗斯重新看待国际格局。2016年，俄罗斯在其《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细化了与每一个独联体成员国的关系：俄罗斯有意与乌克兰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交流，建立起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伙伴关系；在与所有相关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中，俄罗斯将为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内部冲突做出必要的努力；支持阿布哈兹共和国和南奥塞梯共和国建立现代化民主国家、促进巩固其国际地位、确保其安全可靠和社会经济得以重建；俄联邦积极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后苏联时期的冲突，全面解决德涅斯特沿岸问题，推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解决；俄罗斯有意在格鲁吉亚方面也赞同的领域与其实现关系正常化^④。这表明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

2020年，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这从俄罗斯积极支持该地区国家抗击疫情，加强地区经济、军事联系，稳定中亚局势，助力白俄罗斯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Известия, 3 октября 2011.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渡过大选危机，以及调停纳卡冲突起到巨大的作用等方面可窥见一斑。

结 语

21 世纪初，经历 10 年探索之路，俄罗斯外交从帝国式到大国民族国家式的转型大致完成^①。后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横跨欧亚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俄罗斯确立了“重振大国地位”外交战略的基本思路。在后苏联空间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如何进一步整合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面对的重要课题。

后苏联空间是伴随着苏联解体出现的一个单独的地缘政治区域，呈现出“一大一小”“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在独立 30 年的历史长河中，区域内国家在不断寻找自身定位。独联体内部“独”与“联”的角力从未停息。美欧作为外部势力对后苏联空间的介入与影响一直存在，并日益突出。美欧的目的就是遏制俄罗斯的崛起，防止其重新成为帝国。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被极大恶化，俄在该地区政策的实施受到严重掣肘。

在内忧外患之中，俄罗斯在确立对后苏联空间政策大原则的情况下，在灵活务实的外交实践中不断强化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后苏联空间对俄罗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俄罗斯不能放弃和忽视。尽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但后苏联空间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保持重要地位和优先方向这一原则不会改变^②。

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的“传统利益区”。对于俄罗斯这意味着某种特权和“责任”。俄罗斯将后苏联空间称为“近外国家”，表明在国际关系领域，俄罗斯承认所有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但还没有把它们完全视为外国。在后苏联空间生活的大量俄族同胞的命运都在俄罗斯关注之下。

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区”。俄罗斯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当成核心利益，“加强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作为重要利益，这些利益的实现完

① 参见：冯绍雷、相兰欣主编：《普京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83 页。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Бобров,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концепциях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актуаль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20. No1.

全依托后苏联空间^①。失去周边，就没有安全可言，对于惯于拥有缓冲带的俄罗斯尤其如此；若无法主导周边，也意味着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丧失。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生存问题。

后苏联空间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区”，构成了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和战略发展空间。在俄罗斯外交中，地缘上的多邻国决定了处理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因此，在国家层面，俄罗斯重视并努力发展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双边关系，并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政策。这直接关乎俄罗斯外交成败得失，直接影响俄外交大局。在地区层面，俄罗斯以俄白联盟国家为标杆，以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抓手，分区域、分层次地推动地区一体化。俄罗斯努力推进各组织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更为紧密。

特别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俄罗斯积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后苏联空间的政策效果、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推进的速度乃至俄大国地位的复兴。未来俄罗斯必定会进一步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并扩展其外部联系。因为，“深化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是俄罗斯经济和对外政策的关键任务，而且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此”^②。

然而，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只有它能够主导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种状况恰恰是它们对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持谨慎态度的原因。直到现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上还没有找到应对这一矛盾的内部平衡机制。正如特列宁所说，“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帝国，也不会再成为一个帝国”^③。当前，俄罗斯的确已不是一个帝国，但假以时日，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大国之时，它深入骨髓但暂时沉睡的战略文化是否会被激活？那时的它是否还如特列宁的断言，则需留给历史评说。

（责任编辑 李中海）

^① 在俄罗斯对外战略构想中，俄罗斯将国家利益的层次分四级。其一，核心利益：确保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确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二，重要利益：确保俄罗斯在独联体内的主导地位，维持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优势；在周边地区建立睦邻带，化解因民族分离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其三，主要利益：确保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秩序；确保俄罗斯在世界安全结构中的突出地位。其四，边际利益：扩大国际联系，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参见：李述森：《当代俄罗斯对外战略》，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② Путин считает интеграцию со странами бывшего СССР ключевой задачей РФ. <http://ria.ru/politics/20120411/623237387.html#ixzz2I7F2Rv5a>

^③ [俄] 德米特里·特列宁：《帝国之后：21世界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